

書叢年少明開 I<sub>2</sub>

# 樂音的們子孩

譯管子豐



74.7.30

# 樂音的們子孩

著 雄 尚 邊 田  
譯 愷 子 豐



樂音的們子孩

版初排重月七年六十三國民  
版三排重月三年八十三國民

○五・○價定冊每

原著者	田邊尚雄
翻譯者	豐子愷
發行者	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理人范洗人
印刷者	開明書店

印翻准不\*權作著官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字第六三九五號

(65 P.) W

雄

## 告母性

—代序—

世間做母親的夫人們！我要稱讚你們的幸福與權威；人間最富有靈氣的是孩子，而你們得與孩子為侶，幸福何其深！世間最尊貴的是人，而你們得為人的最初的導師，權威何其大！

你們的孩子，不是常常認真地對你們提出不可能的要求的麼？如要你們給他捉月亮，要你們給他摘星，要喚回飛去的小鳥，要呼醒已死的小貓，這等在我們是不可能的，然而他們認真地要求，志在必得地要求，甚至用放聲大哭來要求。可知這明明是他們的真實的熱情。在他們的心境中，這等事都可能——認真可能，所以認真地提出要求。故

他們的心境，比我們的廣大自由得多。我們千萬不要笑他們爲童稚的癡態，你該責備我們自己的褊狹！他們是能支配造物的，絕非匍匐在地上而爲現實的奴隸的我們所可比。

你們的孩子，不是常常熱中於弄爛泥，騎竹馬，摺紙鳥，抱泥人的麼？他們把全副精神貫注在這等遊戲中，興味濃酣的時候，冷風烈日之下也不感其苦，把喫飯都忘卻。試想想看，他們爲甚麼這樣熱中與農夫的爲收穫而熱中於耕耘，木匠的爲工資而熱中於斧斤，商人的爲財貨而熱中於買賣，政客的爲勢利而熱中於奔走，是同性質的麼？不然，他們沒有目的，無所爲，無所圖。他們爲遊戲而遊戲，手段就是目的，他所謂「自己目的」這真是藝術！他們不計利害，不分人我，即所謂「無我」這真是宗教的慎勿輕輕地斥他們爲「兒戲」！此間大人們一切活動，都是有目的的，都是爲利己的，都是卑鄙齷齪的，安得像他們的遊戲的純潔而高貴呢！

你們的孩子，不是常常與狗爲友，對貓說故事，爲泥人啼笑，或者不問物的所有主，擅取鄰兒的東西，或把自己家裏的東西送給他人的麼？宇宙萬物，在他們看來原是平等的，

一家的。天地創造的本意，宇宙萬物原是一家人，人與狗的階級，物與我的區別，人與己的界限……這等都是後人私造的。鑽進這世網而信受奉行這等私造的東西，至死不能脫身的大人，其實是很可憐的，奴隸的「小人」，而物我無間，一視同仁的孩子們的態度，真是所謂「大人」了。

夫人們！這不是虛飾或誇張的話，請各拿出本心來，於清夜細思，一定可以相信天地的靈氣獨鍾於孩子，而他們天天傍在你們的身邊，夜夜睡在你們的懷裏。你們的幸福何其深呢！

孩子是未來的大人，是未來的世界的主人翁。然而他們的心是造物的支配者，本來不預備到這世間來做人。所以如前所述，他們不諳這世間的種種情況。最初指導他們的，便是你們。他們驚訝這世間乍明乍暗，你們教之曰「這是晝夜」；驚訝這人類乍有乍無，你們教之曰「這是生死」。漸至山川草木，禽獸魚蟲，種種知識，最初無不由你們傳授。善

惡，邪正，美醜，優劣等種種意見，最初無不由你們養成。他們墮地的時候，對於這世間毫無成見，猶之一張白紙，最初在這白紙上塗色的，是你們。這最初的色是後來所添的一切色的底子，基礎。你們現在的教訓，便是預定他們將來的人格。你們現在的指示，便是預定將來這世界的方針。人類，世界，在你們的掌握中。你們的權威何其大呢！

世間做母親的夫人們！所以我要稱讚你們的幸福與權威！

然而夫人們！幸福越深，權威越大，母親越難做。人類的母親特別難做，不比做牛類，羊類，豬類，狗類的母親的容易。牛，羊，豬，狗的母親，只要餵乳，或者乳也不必餵，只要生出，就可畢母親的能事。做人類的母親，決不那樣簡單。因為人類有文化，有精神，有靈感，不但一個肉軀而已。大智，大慧，大聖，大賢，與夫惡徒，白癡，奴隸，走狗，所負的軀體是一樣的，所異者只是一個心。主宰這個心的最初的方向的，是夫人們！你們現在的教訓，是預定他們將來的

人格的；你們現在的指示，是預定這世界的將來的方針的。所以要當心！現在的燈前小語，已經種下將來立己達人，或殺身禍世的根苗；而現在的舉手投足，也許埋伏着將來的國家的革命，世界的變遷的動機呢！母親的責任何其大，母親何等難做！

夫人們！不要害怕，不要灰心！教養孩子的方法很簡便。教養孩子，只要教他永遠做孩子，即永遠不使失卻其孩子之心。

孟子說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」所謂赤子之心，就是前文所說的孩子的心。本來的心，這心是從世外帶來的，不是經過這世間的造作後的心。明言之，就是要培養孩子的純潔無疵，天真爛漫的真心。使成人之後，能動地拿這心來觀察世間，矯正世間，不致受動地盲從這世間的已成的習慣，而被世間所結成的羅網所羈絆。故朱子的註解說：「大人之心，通達萬變；赤子之心，則純一無偽而已。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，正以其不為物誘，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。是以擴而充之，則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而極其大也。」所



謂「通達萬變」所謂「不爲物誘」就是能動地觀看這世間，而不受動地盲從這世間。常人撫育孩子，到了漸漸成長，漸漸盡去其癡昧的童心而成爲大人模樣的時代，父母往往喜慰；實則這是最可悲哀的現狀！因爲這是盡行放失其赤子之心，而爲現世的奴隸了。

要收回這赤子之心，用「教育」的一種方法。故教育的最大的使命，非在於挽回這赤子之心不可。孟子又說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所謂放心者，就是放失了的赤子之心。夫人們是孩子的赤子之心未放失時的最初的教育者，只要爲之留意保護，培養，豈不是很簡便的麼？

大人們的一切事業與活動，大都是卑鄙的；其能庶幾彷彿於兒童這個尊貴的「赤子之心」的，只有宗教與藝術。故用宗教與藝術來保護，培養他們這赤子之心，當然最爲適宜。從小教以宗教的信仰，出世的思想，勿使其全心固着於地面，則眼光高遠，志氣博大，卽爲「大人」。否則，至少從小教以藝術的趣味。音樂，繪畫，詩歌，能洗刷心的塵翳，使顯出

片刻的明淨，即藝術能提人之神於太虛，使人得看清楚世界的真相，人生的正路，而不致沈淪，摸索於下面的暗中了。

然而夫人們！這工作全憑你們來做，是你們所獨有的事業與功績。所以我仍是要稱讚你們的幸福與權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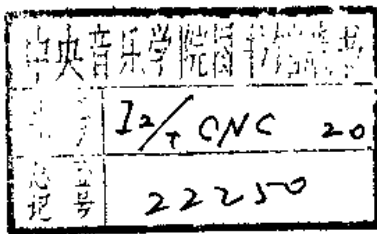
這冊書，是關於西洋樂聖的逸話及名曲的解說，是請母性者講給孩子們聽，或給孩子們自己讀的。這書與音樂學習沒有直接關係，但有整頓音樂學習的態度的大效用。因爲一般人——尤其是中國人，往往視音樂爲茶餘酒後的娛樂物，消遣品，不知音樂研究的嚴肅與音樂效能的深大，因而輕視音樂，永遠不得其道而入。讀此書可知自來西洋的樂聖的研究何等高深，與音樂的效能何等偉大。因之可矯正其對於音樂的觀念，而蒙受音樂的惠賜了。原著者日本田邊尚雄先生，出版者日本文化生活研究會。全書共十章。前八章的譯文曾連載於新女性雜誌。今並譯後二章，刊成此書，以奉獻於我國做母親的夫

樂音的們子孩

x

人們與小朋友們。

民國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于愷三十年誕辰寫於江灣緣緣堂。



## 目 錄

第一回	名耀世界的「月光曲」……………	一
	——列拿大的話——	
第二回	擬奉獻於大拿破崙的「英雄交響樂」……………	八
	——交響樂的話——	
第三回	樂聖的悲愴的最後的勝利……………	一五
	——裴德芬的話——	
第四回	慶祝空前的戰勝的千人合唱……………	二五
	——合唱及管弦樂的話——	
第五回	因奮鬥而得最後的榮冠的人……………	三六

第六回	歌劇「羅安格林」的故事……………	壹
	——歌劇的話——	
第七回	神奇的懷娥鈴的所有者……………	廿
	——帕格尼尼的謠——	
第八回	勝似百萬言的說教的一曲……………	叁
	——龍哈的話——	
第九回	感動王者的太晤士河上的船樂……………	100
	——亨代爾的話——	
第十回	家庭音樂教育上的注意……………	103

## 第一回 名耀世界的「月光曲」

——胡拿大的話——

從前，在德意志的有名的萊茵河畔有一個叫做波達的市鎮。這市鎮裏統是貧民窟。一天晚快，有一個男子在一條小路裏沈思而徘徊着。這男子正是當時稱為世界第一的音樂大家裴德芬（Ludwig von Beethoven，1770-1827）。裴德芬到今日還被賞讚為西洋音樂的神。

偶然走到一家很醜醜的茅屋前，裴德芬似乎喫了一驚地立定了。這是因為這醜醜的茅屋中有好聽的披雅娜（Piano 即鋼琴）的音流出來；而其所奏的曲，正是裴德芬所作的「F調奏鳴樂」（Sonata in F），一個很難彈的樂曲。

「哦！這樣的茅屋中，有誰在彈我的曲？」裴德芬自言自語地走近窗下去，傾着耳朵

聽。不一回，忽然披雅娜的音戛然停止，同時聽見一種可愛的女子的聲音：

「唉！不行不行！這樣難的曲我到底不會彈。一生只逢一次也好，總想聽聽裴德芬先生的演奏。」

回答的是一個男聲：「聽說這回柯洛格拿的音樂會中，裴德芬先生演奏很好聽的樂曲；評判好得很。我只要不是這樣窮，無論多麼貴的人場費也給你去聽；像現在亟亟地逐每天的生活，真是沒有法子。且忍耐一點罷！這幾天內也許你的好運要來了。」

於是又聽見女子的聲音：「那裏！我說說罷了。要阿哥牽掛，真是不敢當了！」那女子似乎哭泣着的樣子。

聽到了這等話的裴德芬，不能自禁，就突然推開了那外門而走進屋裏去了。

屋中只有一個房間，只點着一支小蠟燭，滿室薄暗，望過去只見人們的模糊的顏貌。叫做阿哥的那個男子，面色似乎因營養不良而蒼白，一心地在那裏做皮鞋。這是一個皮鞋店裏的工人。

在這皮鞋工作檯的旁邊，放着一架舊而壞的披雅娜。在披雅娜前面，一個衣服污穢，卻又有清白之感的十六七歲的姑娘坐在椅子上。仔細一看，可憐這姑娘的眼睛是盲的。因為裴德芬突然無言地闖進來，那阿哥就立刻停了工作，問：「先生是誰？有甚麼貴幹？」

裴德芬說話不出似地吃吃地回答：「我是音樂家，想來奏音樂給這位姑娘聽的。」那阿哥聽了這話，詫異地說：「那是感謝極了！這般貧乏的人，實在沒有甚麼禮物可以敬客呢！」

「啊，甚麼禮物都不要！剛纔我在外面聽了你們兩位的話，很不高興；我想彈一曲披雅娜給你們聽，就唐突地闖進來，失禮得很！」

「原來這樣！那真是感謝了！不過這樣污舊的披雅娜恐怕不中用呢！」

「不，甚麼披雅娜都好。姑娘的眼睛看去似乎不自由，她怎樣學得這難彈的樂曲的？」那女子怕羞似地紅暈了面孔，回答說：「這不是學得的。我們以前所住的房屋的鄰



家，有一位上等的夫人，她每晚彈這曲，我只是隔窗聽熟來的。」

裴德芬聽了這番話，更加覺得可憐，就無言地坐到披雅娜前面去，開始彈一曲了。音響美得很，使人決想不到從這樣污舊的披雅娜會發出這樣美妙的天女似的聲響。那女子自不必說，連那皮鞋匠也似乎怕自己的呼吸會妨礙這美麗的音響，而屏息地聽着。

裴德芬忘記了自身，出神地奏着。在鍵盤上飛移的指，電氣似地動着。兄妹二人的眼中自然地流出淚來。

曲彈完了，裴德芬想要立起身來的時候，滾巧窗裏吹進一陣風來，把蠟燭火吹熄了。那晚上月亮分外好，清光通過了窗，照到披雅娜上，在這清幽的月光之前，一切事物都美了。想立起身來的裴德芬，也感動於這美麗的清幽的光景，仍舊無言地坐在披雅娜前了。這時候好比從夢中漸漸醒來的阿哥，立起身來，低着頭問：「先生到底是誰？」

裴德芬不答，而開始另彈一曲。彈的就是起先那女子所彈的，裴德芬作的F調奏鳴樂。聽了這彈奏的兄妹二人，好比觸了電地突然立起來叫：「噯，你就是裴德芬先生！」